

心香一瓣 □蔡华先

山村夏夜

如果说城市的夏夜，是夜色的浪漫与灯光的绚丽灿烂交织在一起共同演绎的一曲光的变奏，那么山村的夏夜，则是闪烁的星光与轻柔的晚风共同演奏的一首小夜曲。

山村的夏夜是舒缓的、宁静的、平和的，也是让人充满了期待的。山村的夏夜，是自然而然降临的，一点也没有人工雕琢的痕迹。

太阳渐渐西沉，暮色一点点浓起来，家家炊烟起，户户饭飘香。劳作了一天的农人们，饭后三三两两，趁着一天酷暑消散凉风渐起的时候，拿着小马扎，走出家门聚在一起，乘凉聊天，摆摆龙门阵，自有一番惬意。

还记得，我小时候，夏天最喜欢的就是夜晚。白天酷暑难当，只有夜晚才可以享受到清凉，也更有一番景致欣赏——躺着看天、听故事。

山村的夏夜，没有灯光的干扰，没有喧闹的车流，可以看见最纯净的天空，可以听见最自然的声音。那夜空，漆黑一片，广袤无边；那星星，不受拘束地闪耀着光芒；那月亮，挥洒着如水的清辉，一切都是那么别具风味。

吃过晚饭后，来到平台上，铺上一领凉席，躺上去，身体还可以感受到平台白天让太阳暴晒后的阵阵余热。躺在凉席上，举目四望，目光之所及，就是整个天空，让人感觉整个山村属于你，整个夜空属于你，舒展的身心与那浩浩星空，与这茫茫大地，仿佛都融为一体。

山村的夏夜特别的静。晚风，轻轻刮起，可以听到身边葡萄叶子哗啦啦地响，可以听到远处柳树叶子哗啦啦地响，那是风在弹奏着琴弦，浅吟低唱。隐约之中，一棵棵大树只能看见大概的轮廓，有几只蝙蝠飞过，有几只葫芦蜂飞过。忽然之间，有京胡的声音传来，那是邻居家的父子俩在唱京剧。不一会儿，又有人不甘寂寞，吹起了笛子，此起彼伏，乐得风儿退到一边打着节奏，乐得星星忽隐忽现，天上人间，和风而唱，迎风起舞，共享其乐。

夜色那么深邃幽静，点点的灯光，再亮也挡不住星星的闪烁，反倒与它们相映成趣，像是两个调皮的小孩子在打灯语。看到动情的时候，自己也忍不住，对着那一颗颗

亮晶晶的星星，悄悄地眨着眼，间或有几颗流星在天空中划过，很快就消失不见了。那时的夏夜，一把蒲扇、一根艾绳是标配，摇着蒲扇可以纳凉，点燃艾绳可以驱蚊。

一会儿，守候在天边的云托起了一轮明亮的月。祖母一边摇着蒲扇驱赶着蚊子，一边给我们讲起了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仙女，叫嫦娥……”

在祖母的叙述中，我知道了嫦娥奔月的故事，知道了月亮中有一只可爱的玉兔，知道了月亮中有一棵桂树，有一个叫吴刚的人，每天夜里他都在月亮里砍呀砍呀，但每次当他快要砍断时，天就亮了，砍掉的地方又恢复原状。他只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停地砍……

于是，我努力瞪大眼睛，想从月亮上发现嫦娥、玉兔的影子，想看看吴刚是怎样大砍那棵桂树的。

然而，哪里能看到他们的影子呀。我们又按祖母说的办法，拿来一盆清水，让月亮映在水面上，可还是毫无发现。

以后的日子，依然是躺在凉席上，一边看天，一边听祖母讲故事，依然是月圆的时候，想去发现那些传说中的人物的踪影。心里还在想：月亮里面有桂花树，那它开的花都到哪里去了？怎么从来没见过呀？

有一天，我忽然突发奇想，我说我知道了，那棵桂花树的花悄悄地从月亮上飘落下来了。要不，为什么月光总有一股淡淡的花香？也许是周围的花香让我有了这种感觉，但从那以后，我就开始特别地喜欢月亮。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是天上的月和祖母的故事，如点点的甘露，滋润着我的童年。这样躺着看天的日子，又怎么不让

街谈物语 □姜德照

蝉鸣半夏

时令刚过夏至，热浪一波波席卷北方的大地，人们开始产生一种夏日猝然降临之感。近来，港城白天的太阳格外的晒，温度开始炽热，而到了夜晚，习习凉风不知从何方吹拂而来，一扫白天汗津津的感觉，浑身格外的凉爽。此时的风中，总感觉带着一种略显嘈杂的细小声音，若近若远，若来若去，丝丝不断，不停地在耳畔喧响，倘若不是幻觉，那声音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蝉鸣半夏”的蝉鸣吧？

在不少人眼中，蝉就是夏日的代表。当耳边捕捉到第一声蝉鸣时，就意味着炎热的夏日已悄然到来。关于“蝉鸣半夏”，自古以来就有好多种解释，其中大多都充满着一种哲学的意蕴。所谓“半夏”，一般指的是二十四节气之一的夏至来临之际。夏至是最早被古人确定的一个节气。清代的陈希龄在他的《恪遵宪度抄本》中，从一个角度去解释了“夏至”一词的由来：“日北至，日长之至，日影短至，故曰夏至。至者，极也。”这里的“夏至”代表的是炎热将至的意思。此时，北半球各地的白昼时间达到全年最长。古时候，人们还把夏至分成三候，即“一候鹿角解，二候蝉始鸣，三候半夏生”。也就是说，夏至日的阳气盛极到顶点，因而阳性的鹿角就开始脱落；而夏至过后阴气生，雌性的夏蝉感知到了，便鼓翼而鸣；喜阴的药草半夏，夏天过后才生长，故名半夏。所有这些，所表达的意思就是，每逢炎热的仲夏来临之际，大地上的阳性生物开始衰退，而夏蝉这类喜阴的生物便开始相继出现。一盛一衰，一阳一阴，盛衰相伴，阴阳交替，这也许就是中国传统哲学“物极必反”原理的一种现实印证吧？半夏就是夏日刚好过了一半，这个时候属于整个夏日最灿烂的时节，这里的“蝉鸣半夏”是指趁着夏至日——这个夏日过半、大自然的阳气开始颓势方现之际，蝉们开始粉墨登场，竞相争鸣，俨然划出一道分隔阴气和阳气的天然分界线，蝉鸣一起，就标志着夏日已过半而去。

蝉鸣半夏还有一种更为深刻的解释：“蝉鸣半夏，人活一生。”这里的蝉鸣与人生之间搭起了关系。蝉之所以为蝉，无一例外地要经历一个漫长的从成长到蜕变的历程。在从幼虫羽化为一只蝉之前，通常需要蛰伏在地下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这种等待虽然漫长而痛苦。终于等到破土羽化为蝉、飞上枝头之后，它的寿命却只有半个月夏天，等到秋风一吹，所有蝉的生命也就随风而去。也许是这样小生灵早已洞悉人生之三昧，看透看淡了生之不易，岁月苦短，才有这般珍惜生命中的分分秒秒的劲头，以只争朝夕的朝吟晚歌，为人们激情演奏出一曲感天动地的夏日绝唱。

心灵微品 □方寸

跟着父亲粘知了

夏至，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个节气，是一年中夜最短、昼最长的一天。从夏至起，经过三个“庚日”，便进入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夏至蝉鸣始，一声蝉鸣，伴着辣辣的热和灼灼的光，一年过去一半了。

蝉，或许是每个人夏天最深情、最深刻、最深沉的记忆。犹记得，暑夏之日，雪冰不解三伏凉，梧桐树荫里，母亲坐在大大的洗衣盆前，反复揉搓一块面团。面团越来越小，盆里的水越来越白，最后只剩下一小块——这就是用来粘知了的面筋了。

门楼下，父亲把一根粗木棍和一根细竹竿捆绑在一起。他蹲在地上，一只脚用力踩住连接处，先用绳子缠紧，再用粗铁丝拧紧——一根长长的粘竿就做好了。

我站在葡萄架上，仰着头，左看右看，选中一片不老不嫩的大叶子，摘下，把甩净水的面筋包进去，夹在腋窝下，暖一会儿，面筋就开始发黏了。一手托着葡萄叶，一手握住竹竿头，将它扎进面筋里，向上一挑，面筋就会紧紧包住竿头，扯出老长。将扯出的面筋缠到竿头上，用食指调整一下直到完全裹住竿头，就可以粘知了了。

哥哥手持粘竿，轻手轻脚，走到树下，抬头眯着眼睛搜寻，对准位置最低、角度最好的知了，轻轻地向上向前伸出竿。等快到跟前时，对准侧翅猛地一送，知了就被粘住了。

收杆的时候，须原路返回，动作要慢，手上要稳，心境要平。不仅握杆的哥哥，就连一旁的我，也是大气不敢出。一个不稳手就会发抖，竿头就可能挂到树枝上，知了就可能挣脱，还会惊飞其他知了。

哥哥将收回来的棍竿放平，我快步上前，一手握住颤巍巍的竿头，一手捏住扑棱棱的知了轻轻地慢慢地向一侧平拉，面筋被扯出老长，然后捏住了知了的翅膀，将扯出来的面筋缠回竿头，调整一下，松手。在此空档，哥哥早已锁定下一个目标，手持棍竿再次出击。

存放知了，我们最初是用针和线。找一根粗长的缝被

针，将粗壮的缝被线从针眼儿穿过去，两股合成一股，线尾系在一截小木棍上，这样知了就不会掉落了。知了的胸膛正中央，有个水滴状，将针从这个结穿过去，把知了推到小木棍那儿，一个挨一个，就成了知了串。遇到响爆子，不忙穿，先在它胸膛和肚子之间的两个半圆形声片——即发声器上使劲一按，它的叫声就会弱好多，闷闷的，像被捏住了嗓子；再按一下，就彻底哑了。

知了喜欢栖息在树上，梨树、苹果树、杨树、榆树、柳树、梧桐树……各种各样的浓荫绿树，都是知了的歌唱舞台。果树有果子，怕碰掉，即便是自家果园，我们一般也不去。杨树、榆树也是知了喜欢的栖息地。但是杨树爱往高处长，侧枝旁条又少爬不上去，只能仰望着高高的、光溜溜的干枝上趴着一溜又一溜的知了干瞪眼。榆树叶子又小又密枯叶还多，隐蔽性极强，竿头往往还没碰到知了就已经粘在了叶子上。柳树，叶细枝横，皮光滑汁甜，是蝉的爱之树；视线好，知了多，半遮半掩最利捕捉，也是孩子们的挚爱之树。每当夏阳灿烂，皓日当空，青翠柳林中响起阵阵蝉鸣，稚子孩童们便扛着粘杆来到树下。

最难吃的是蝉的美味。夜里，我们一家人常常围坐在树下乘凉，摇几下扇子，拉几句家常，吃几盘知了：炒、炸、烧，怎么都好吃。

最后一次跟着父亲粘知了，是在一个秋天。彼时的父亲，形销骨立，精神时好时坏。为了振奋他的精神，我提议粘知了。而为了不扫我的兴，他痛快答应，尽管烈日灼心，尽管体力难支。当时立秋已过，金风细细，树叶梧桐坠，我们都心知肚明，那时的知了腹中全是白线，不好吃了。树影里，父亲仰着头，擎着竿，竿儿不住地颤抖。他的脸蜡黄蜡黄的，在斑驳的光影中黯淡。我的视线难以集中去寻找蝉的踪迹，我的呼吸难以顺畅来抑制制心的战栗，阳光那么刺眼让我总是抑制不住地流出眼泪。我们相约明年。明年，我等到了“新蝉第一声”，却没有等到父亲。春节未过，他便已离我们而去。

“吱呀、吱呀……”如泣如诉的声音似乎穿越了时空，在梦中不紧不慢地踩着童年的回忆直击我的耳鼓。

这是我熟悉却已经久违了的推动石碾的声音。悠悠岁月，岁月悠悠……

不知不觉中，石碾从我们的生活中悄然消失，默默退出了历史舞台。它曾经与我们的生活紧紧地缠绕在一起，它点燃了我童年的激情，浪漫着我童年的生活，快乐着我童年的时光，在我生命的年轮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

过去的时候，每个村子里都有一盘或两盘石碾，石碾由两部分组成：碾盘和碾砣。碾盘是一整块青石打磨成的，圆形的，厚厚的，表面平滑如镜，四周是一圈凸起的石沿，仅留有一处缺口，便于将碾压好的谷物清扫出来；碾砣是被打磨成圆柱形的青石碾子，也是光滑的，躺在碾盘上；碾盘中间有一个圆形的石眼，一根圆铁柱子深深地固定在里面；碾砣两头分别有一个石眼，用木头架子连接起来，跟碾盘中间的铁柱子巧妙地连接在一起，然后在木架子上插一根木棍。碾压谷物时，将谷物均匀地摊在碾盘上，人推着木棍转动着碾砣，在碾砣的滚动下，谷物逐渐脱去了谷壳，变成了一粒粒黄灿灿的诱惑。有条件的家庭不用人推，只需绑上一头牲口拉动木棍即可。

石碾源于何时我无意查考，只知道它在三百六十度里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自己的使命，“吱呀、吱呀”地走过一个春夏秋冬，走过人类历史的的风风雨雨。

十几吨重的碾盘，半吨多重的碾砣，在没有机械化的过去，不知道我们的祖先是用什么方法把它种植在村子里，种植在历史的长河中，种植在我们的生活中的。

我们村子里的石碾所在地被称为“碾屋”，因为在石碾的外面加盖了一间屋子，这样到风下雨也不影响大家的使用。“碾屋”距离学校很近，在我上学的时候，这里经常成为我们的第二课堂。课间或放学后，同学们争先恐后地跑到“碾屋”里，围在石碾周围，或蹲或趴，一人一支石笔或一块滑石，在碾盘上、碾砣上写生字、做算术题，把它们蹂躏成了一个大大花脸。直到有人要来碾压谷物的时候，同学们才极不情愿地离去，而有些调皮的同班同学则跟在慢悠悠转动的石碾后面一窝蜂似的起哄，恶作剧般的取乐。

有时候，老师也会来这里给我们现场讲课。记得是在我们学算术的时候，老师让大家围在石碾周围，让我们根据学过的知识计算碾盘的体积，直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石碾给我留下的记忆是多层次的。我第一次跟姥姥去推碾，推了不到两圈便感觉天旋地转的，一个站立不稳，晕倒在了碾盘前，吓得姥姥扔下碾棍，背起我就往赤脚医生家里跑。等到了赤脚医生家里时，我已经醒了过来，但仍然晕乎乎。赤脚医生边问情况边给我号了一下脉，然后说休息一会儿就好了。果然如此。现在想起来，这更像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

过去的农村没有平屋顶，也没有水泥院子，人们的穿戴也单一，冬天穿的空心棉袄，过了六月六就开始拆洗了。因为碾盘平坦光滑，所以家家户户都把拆下的棉花拿到碾台上，用小木棍捶打，把灰尘捶掉，让棉花蓬松起来，然后拿到太阳下晾晒，以备再用。碾台的这个作用不可谓不大，功劳不可谓不丰。

到改革开放前，村里已经有了脱粒机、粉碎机、磨面机等机械，石碾慢慢失去了它的作用，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在风吹雨淋下，疏于管理的“碾屋”悄然倒塌了。

改革开放后不久，我参加工作离开了村子，好多年以后我回来时，已不见了昔日给我带来万千欢乐和厚重情结的石碾。我问了很多人，却没有人知道石碾的去处，只看见石碾的旧址上，赫然矗立起了一幢气派的二层小楼……

石碾，只能永远地躺在我的记忆里，在饱经沧桑的历史中沉沉地睡去……

躺在记忆里的石碾 □林春山

我怀念？

直到夜已深，风渐凉，在大人的催促下，我才恋恋不舍地从平台上回到屋里。

这样的夏夜，童年的时候，每年都会上演。

星转斗移，记忆中还时刻想着那摇动着的老蒲扇，飘荡着的艾香，闪烁着繁星，昏暗的白炽灯光。那回不去的童年也永远沉在心田，摇曳着淡淡的惆怅。

如今的山村夏夜，依旧有摇动着的老蒲扇，有飘荡着的艾香，有闪烁着的繁星。

周末的时候，我时常回到老屋，陪伴老母亲。

在山村的夏夜里，晴朗的夜空中，银河清晰可见。牛郎星、织女星熠熠生辉。我搬一把椅子放在小院里，像以前一样，仰望星空，尽享那一片不受城市灯火干扰、没有城市喧闹的夜空，尽享山村的美妙夜风，放飞着自己的思绪，得几分静谧，寻几分放松，留几分遐想，这时的我，仿佛同样也游走走在天上的街市。

唱。在此，我联想到一个典故：公元前47年，凯撒大帝在小亚细亚吉拉城大获全胜，欣喜的凯撒给罗马友人报捷时只用了3个拉丁语单词：“Veni! Vidi! Vici!”(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而这恰恰就是蝉的精神的一种写照吗？我来到，存在过，这就是目的。这也是英国天才哲学家乔治·贝克莱主教的名言“存在即被感知”的意思吧？

古人常把蝉看成一种高洁的象征。因为蝉的一生，绝大多数时间要在泥土中度过，这是一个生命默默无闻的阶段，而当它蜕变为攀缘枝头的蝉时，通常要远离人声嘈杂和人间烟火，在树枝上居住，以新鲜的树汁和干净的露水为食，身在三界内，不在五行中，餐风饮露，特立独行，终其一生来热情歌唱生命的悲欢离合。此时此刻，我又不由自主地想到那个南美荆棘鸟的传说。传说中，这种鸟一生只唱一次歌，从离开巢之日起，它就执着地寻找荆棘树，一旦它找到，就会把自己娇小的身体扎进那个最长、最尖的荆棘上，边流着血泪，边放声歌唱，那歌声婉转而凄美，足以让人间所有的声音顿时黯然失色。当一曲终了，荆棘鸟也气竭命陨，为人们留下一段永恒美丽的悲怆绝唱。荆棘鸟的命运与我们所见到的蝉，是何其相似？蝉简直可以看作是伟大的艺术家，因为它的艺术杰作，让半个夏日的天空都洋溢在一种生命此起彼伏的强烈律动之中，如潮汐，如海浪，一波刚息，一波又起，激荡澎湃，前赴后继……

这也许就是我们人生应崇尚的一种精神和境界吧？半夏虽短，生命不惧，尽其声，尽显绚烂，潇洒而去，不负天地。

父亲走后的很多年里，哥哥和我分别在两个不同的城市工作，我们都没有再粘知了，倒是常常“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直到儿女初长成，我才又动了捕蝉兴。我们顶着当头烈日，来到夹河边。爱人持竿捕蝉的姿勢、神情，总让我恍惚，似乎看到父亲和哥哥。“妈妈，妈妈，它怎么老叫，老扑棱？”女儿瑟瑟的小手，忽闪的眼睛，想捏住知了又有些害怕的样子，母亲说很像小时的我。

小儿女们可不像我和爱人，只盯着树上的蝉，他们忙着追蜜蜂，扑蝴蝶，扔石子，逗蚂蚁，看游鱼……

忽然，安静得只剩下蝉鸣，转头一看，原来他们发现了一只知了，正振臂摇指，悄悄指挥着爱人：“这里——这里——”

夏至蝉鸣，又是知了季，你准备好了吗？